

黑翅长脚鹬

水中的高跷舞者

撰文/王永军 刘勋 摄影/陈旭 单宏宇

黑翅长脚鹬是一个天生的优雅舞者：红红的像玛瑙一样珠圆玉润的双眸，修长的脖颈，黑白两色的羽毛，两条粉红高挑的腿，亭亭玉立地站在水中，宛如庙会中踩着高跷的舞者。它们在觅食时，跳着优雅的芭蕾；在交配时，表演激情的华尔兹，在护雏时，上演凶悍的角斗士之舞。





天生的优雅舞者

四月中旬，东北吉林向海湿地好像还沉浸在冬天的感觉中，残留的苇丛依然一片枯黄，但走近水边的草地细看，苇的紫红色尖芽和野草的绿芽已经顶破土皮露了出来。这个时候正是向海湿地的候鸟北迁的时节，每天都有大群的鸟儿铺天盖地飞鸣而来，对于我这样的观鸟者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傍晚，我在湿地水域旁的草地上扎上了帐篷，期待明天会有令我惊喜的鸟群出现。

在睡梦中，我隐约听到了天空传来的鹤和雁的断续鸣叫。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梦境，稍稍清醒一些后，听见空中传来更嘈杂的声音，嘎呀之声不断，有时我能清楚听到个别低飞的翅膀尖稍划过冷空气的尖厉声音。鹤和雁的鸣叫在这静寂的旷野中令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温暖，几乎是枕着这些可爱动物的鸣叫声浪，我又慢慢地睡着了。

清晨，在众多鸟儿清脆的鸣唱声中醒来。这时从距帐篷20米远的水面上传来一种熟悉鸟儿的鸣叫，细弱而娇气。我小心地拉开帐篷门的拉链，眼前的水面上正升腾着一层层氤氲的雾气。迷蒙间，我看到数十只长着细高长脚的鸟儿在水面上静静地站了一排，正俯下身子在浅水搜捡着食物。浓淡变化的雾

气、逆光中的暗色剪影、水面上的清晰倒影，在我眼前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水墨画。那一排鲜红修长的长腿，让我确认这一群鸟儿就是黑翅长脚鹬。它们看起来刚刚回到向海，就飞到去年常常觅食的水面上，在我眼前开始表演舞蹈般的行走。

黑翅长脚鹬似乎天生就有一副可以表情达意的舞者风姿：红红的像玛瑙一样珠圆玉润的双眸，修长的脖颈，黑白两色的羽毛，两条粉红细长高挑的双腿，亭亭玉立地站在水中，宛如庙会中踩着高跷的舞者。湿地的水面，随着早晚晨昏的天光变化，加之奇幻易变的水影，天然成就了一个幻化无形充满魔力的舞台。

春天里，黑翅长脚鹬每天都做着生命本初的三件基本的事情：觅食、交配、睡觉，原始而简单，但它特殊的肢体和动作，与色彩变幻的水面的结合，于是在我们这些观鸟者的眼里，这三个简单的主题成就了一幅幅精美而有神韵的舞蹈画面。有风时，它们的飞翔会显得更加飘逸而灵动。飞起时，迎风一跳，翅膀向下压，便轻巧地腾身而起，两条长腿自然谐调地配合上身的飞行，在下面优美地摆荡着，不断地有大滴大滴的水珠抛下来。

静静飘雨时，它们三三两两地散在银色的水面上俯下身子觅食，细高的具有线条感的长腿映到水面上，形成了一幅对村

有趣的水墨图案；而它们的嘴在水面上搅动出的波纹和雨点在水面上砸出的细巧的小涟漪，使水面上布满了富有变化和情趣的纹理；水面上升腾的湿气使它们身影在远近中呈现出一种水墨的浓和淡来。这时，它们每一迈步，都可以在水面上勾画出一幅新的水墨形象。

晴天的傍晚，湿地的颜色明艳饱和，黑翅长脚鹬粉红的长腿在夕阳的光照中，变成了朱红色，湛蓝的水中映着同样一双清晰艳丽的双腿，随着长脚鹬步子的开与合，停与动，变化出很多生动而优雅的图案。有时，它们飞跳起来，水中也会有个一模一样的影子在水中向下窜去，伴随着它平滑地在水面上移动。有时偶尔一阵风来，水面上的映像几乎在一瞬间都被水纹揉搓掉了，它的腿边只留下了两条朱红色的水纹线；它的肚腹则在夕阳的光照中变得金黄起来，像刚换了一套新舞台装一样重新迈动脚步，在金色和深蓝水纹涌动的水面上，时而轻巧地悬停着缓缓落下，时而两只一俯一仰互为映衬摆着精巧的造型。

在交配繁殖之前，黑翅长脚鹬时常会组成十几只群体在一起活动。它们成群地在水中集中觅食，或集体地起飞飞落，上演着颇有气势的群舞。成群飞行中，白色肚腹下整齐得像有口令一样在空中伸向一个方向的粉红的长腿，构成了特有的韵味

和节奏，翩然飞起，翩然飞落，像水面上一群特殊的精灵一般飘逸而灵动。

水中的爱情华尔兹

黑翅长脚鹬刚到繁殖地，常常几十只成群从一块水面飞到另一块水面，一同觅食，一同站在水中的倒影上打瞌睡，一鸟一惊，一群飞起，相伴而生，相伴而息。然而不到一周，情形就起了变化，有时觅食的时候它们开始分成一对一对的，每一对会占据60至100平方米不等的水面，其它黑翅长脚鹬接近，会遭到雄性主人的猛攻，常常不得不仓皇而逃。

黑翅长脚鹬属于典型的涉禽，喜欢站在湖边的浅水区觅食，有一双和身体不成比例的长腿，身高37厘米，腿长就有30厘米，长腿非常利于它在水中摄取食物；它们的视力很好，迅速地发现水面上的浮游生物，然后用尖利的喙啄食美味。

当身体里倦意来临时，它们又会以一种我没有发现的信号相约，和谐地走到一处，静静地远离岸边的水中沙洲上站成一排，将头枕在黑色的背上，平静地睡去，偶尔一只像惊梦一般突然醒来，飞跳一下又落到队伍里，继续用一腿独立的姿态，在风的摇摆中稳稳地睡着。种群之间十分团结，它们总是



彼此提醒、觅食、嬉戏，踱步时也是彼此呼唤，生怕群落中有一个被落下。

四月下旬，向海春日的阳光渐渐变得和煦起来，太阳早上从地平线上一跳出来，旷野上凉气很快就散了。水面上没有风，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几簇新发的嫩草，成了湛蓝水面一处色彩鲜明的点缀。在靠近水草的水面上，有一对正热恋中的黑翅长脚鹬正俯下身子在水面下探寻着食物。它们迈开长腿在水中觅食，真像踩高跷的演员在舞蹈，在跳一曲优雅的芭蕾，和水面上的清晰倒影很容易就构成一幅美艳而有韵味的画面。

这对小情侣注意力完全放在水中食物上，有时定定地注视水中好一会儿，然后猛地一嘴啄下去，没待我在望远镜中看清楚是什么猎物，已经麻利地吞了下去；有时它会伸出脖颈向虚空中快速地一嘴叼住，紧接着又一嘴叼住，虽然看不真切，但我知道那是湿地早生的蚊虫落入了它的口中。它们觅食的姿态，有点像身着黑色燕尾服的西方绅士，彬彬有礼地在水流中捕猎。

一只泽鹬慢慢走近正在觅食的雄性黑翅长脚鹬身边，那只雄性长脚鹬好像并没有介意它的走近，但当泽鹬走到距它只有半米左右时，它突然发力，以一种惯常中极少见的速度和力量，用嘴去敲击泽鹬，泽鹬大叫着闪身躲过这凶险的一击。当泽鹬飞出20多米远后，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般，那只雄性黑翅长脚鹬仍然用那一贯矜持而有节奏的步态在水中不紧不慢地寻找着自己的食物。

这对黑翅长脚鹬在觅食一段时间后，雌鸟在雄鸟走近时，一下子将嘴触到水面，摆出一付凝定不动的姿态，雄鸟则有节奏地上下点头轻触水面，雌鸟待雄鸟点击几次水面后，好像是一种应答，也连续点击水面两次。平静的水面很快在它们全身心投入的点击中，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涟漪一圈圈以它们为中心向四周荡开来，很像它们此时正在向外释放的情绪。

一会儿功夫，雄鸟开始以贴近雌鸟的姿态，绕着雌鸟慢慢地走起圈来，雌鸟随着它的绕行角度，不时摆动一下身子的站向，好像在给自己的伴侣呈现一个更好的形象。雄鸟绕行步速慢慢变快，点头的频率渐渐加快，最后，哗啦一声飞跳出水面，准确落到雌鸟背上。整个交配的过程，为了保持住平衡，雌鸟不停地扇动翅膀，由于距离近，我能清楚地听到翅膀在空中扇出的嘟嘟的声音。它们交配的过程如同一曲爱情华尔兹，激情又缠绵。当一段激情过后，它们仍然难以自制地脸贴着脸，颈靠颈，如胶似漆地在水中缓缓地走了3米多远，才难以割舍地分开来，彼此在水中尽情地洗浴起来。

整个一天的时间，在我眼前的水面上上演了多次这种激情的瞬间。临近下午3点多钟，先是远处的两对黑翅长脚鹬飞到



水中的沙落上，在那里静静打起瞌睡来。我眼前的这一对也轻盈地飞落到它们的行列中，像舞者一样缓缓落下，双翅频扇，两条修长粉红的长腿优雅地向下探出，稳稳落进队伍中。此时的光线色调迷人，湛蓝的水面正升腾起暖湿的水汽，使它们在远处的身影渐渐变得晕化起来。

护雏的角斗士之舞

五月下旬，黑翅长脚鹬进入孵化期，会躲在葦丛深处的隐蔽处静静地孵卵。一次，我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去湿地深处的一处水面上拍摄风头鸊鷀捕食小鱼的情形，当我们穿着防水橡胶裤淌过一道20多米宽的水面，刚进入一片半米高葦丛，从葦丛边缘突然飞起5只黑色的身影，猛地冲向我们，冲到距我们只有5米左右的位置，又鸣叫着飞起，不时将白色的粪便洋洋洒洒地泼向我们。



稍一定神，我发现这是一小群正处于孵化期的黑翅长脚鹬。我们进入了这五只长脚鹬的巢区，让它们感到了威胁，于是用这种方式力图把我们赶走。见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成鸟做出了疯狂的举动，它从空中向我们俯冲下来，我看见尖利的喙向我脑袋啄下来，我蹲下身子，用手护住自己的脑袋，成鸟几乎是从我的手臂上掠过，几次翅膀扇动的风都扇起了我的头发，我同伴肩头不知被它们用脚还是翅膀撞了一下，我们不得不一边用手臂护着头，一边倒着退走。

由于走得慌乱，当我们淌过来时的水面，才发现那群黑翅长脚鹬正向我忙乱中插在那里的黑色的手杖发起攻击，轮番地一次次俯冲而下，用长脚去撞击手杖，直到将手杖撞倒下为止，才渐渐地平静下来。我和同伴慑于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卵所迸发出的凶悍，更主要的是怕惊扰后个别个体弃巢，直到夜暗时，才悄悄地借着一枚小手电的光亮回到那里，取回了我的手杖。在护雏彰显母爱时，黑翅长脚鹬一改优雅的芭蕾，激情的华尔兹，而是上演凶悍的角斗士之舞了。

六月上旬，黑翅长脚鹬的子女刚刚出生，由它们父母母带着，在水边的滩涂上觅食。我在一处它们经常觅食的地方扎了一顶观察用的帐篷，然后钻进去开始了艰难地等待。6月的天气，太阳一出来，气温很快升到30度左右，坐在里面的我一会功夫就已经浑身汗湿了。





过了一个小时，正在我热得难耐时，前面的草地上走来了一只雌性黑色长脚鹬，神情紧张，不住地东张西望。我正为此奇怪时，从它脚下的草丛中好奇地挤出三只毛茸茸的小长脚鹬，跌跌撞撞地走着，一只不小心被地上的一条草根绊倒了，这时它的母亲竟然跪下来，用嘴将它扶起来，那份母爱看了令人动容。这些小家伙在草地上玩了一阵子后，可能是阳光过于强烈，有一只发出一种细小嫩弱的鸣叫，躲到母亲的腹部下面，其它两只也跟着躲进去，这时母亲又一次跪了下来，张开两翅将幼鸟完全挡在了阴影中，让它们尽可能多地享受一会儿阴凉。

那些小家伙享受阴凉，我已经在帐篷被暑热折磨得忍受不住了，几次想钻出帐篷，但怕惊到这一家子只好再忍耐一下，盼望这些小家伙能够快些离开。显然这一家子没有很快离开的任何迹象，因为不长时间，雄性长脚鹬也从草丛后面稳稳地走了出来，在雌性长脚鹬和孩子身边慢慢地迈着方步，我只好下决心坚持了。

然而，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雌性长脚鹬大叫猛地将飞向天空，雄性长脚鹬在迟疑了一会儿后，也跟着飞了上

去，留下三只幼鸟不知所以地站在草地上发傻。此时，我前方的天空传来一阵阵强烈的惨叫。我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轻轻拉开帐篷门，这时，我看到了一幕此前无法想象的情形：一只很像鹞的猛禽在两只成年长脚鹬的追逐中，慌乱地躲闪着，试图想扑到下面草地上，但两只长脚鹬几乎疯狂的冲撞使它试了几次后，不得不折身高飞，很快消失在苇子丛中。

这两只长脚鹬又在空中胡乱飞鸣五分钟左右，才渐渐平静下来，缓缓飞落到幼鸟身边，雌鸟尝试着用嘴去轻轻地触碰幼鸟，很像是一种爱抚。鹞是一种凶悍的猛禽，要在平时，成群的黑翅长脚鹬都会仓皇飞逃，而今天在雌鸟母爱的强烈驱动下，一对黑翅长脚鹬用一种不顾性命的疯狂冲撞，使这只猛禽不得不放弃猎杀幼鸟的行为，实在令人难忘。

通过多年观察，我发现进入八月中下旬，黑翅长脚鹬好像约好了一样，接受一种自然的召唤，它们会一夜之间悄然南迁，从湿地上消失。每次，看到它们飞走后，变得有些空寂的苇海和草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然后在这种失落中等待它们再次归来那一天。④